

中东战争系列之②

埃及大战以色列、英法联军
第二次中东战争：喋血苏伊士运河

本刊记者 | 刘火雄

1956年7月26日，一场宴会在英国首相艾登府邸举行。在“预祝埃及总统纳赛尔垮台”的祝酒声中，出席的达官贵人频频举杯。这时，一位官员神色匆匆闯进大厅，塞给艾登一份特急电报，上面赫然写道：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！艾登顿时脸色发紫，有些语无伦次：“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……”混乱中，宴会一哄而散。

当天早些时候，25万埃及民众云集亚历山大港的解放广场，聆听纳赛尔发表纪念埃及“七月革命”4周年的演说。4年前，34岁的纳赛尔领导“自由军官组织”推翻由英国扶持的傀儡政府法鲁克王朝，一

举登上权力顶峰。演说中，纳赛尔宣读了《关于国际苏伊士公司国有化的命令》。他振臂高呼：“我们作出这项决定，是为了恢复埃及逝去的光荣，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自豪感！”一时间，广场上掌声雷动，埃及沸腾了，人们欢呼着奔走相告这一历史事件。

英法联手拉以色列入伙形成“三国杀”

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长173公里，可通八万吨级巨轮，它的开通使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缩短了5000到

8000公里。自1869年通航后，运河一直被英法殖民者占据。纳赛尔上台时，运河公司每年收入达1亿美元，埃及只分得300万美元。除维护主权完整外，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更是看中它的巨大利益。上台不久，纳赛尔政府决定在尼罗河上修建“新的金字塔”阿斯旺水坝。但修建阿斯旺水坝预算约10亿美元，埃及没有这么多资金，收回运河将大大增加政府收入。

最初，美国为了排挤英法、立足中东，答应“援助”埃及7000万美元，世界银行也同意贷款2亿美元。其后，美国发现埃及不听话，还背着它与苏联进行武器交



易，于是立马停止赠款，世界银行亦步亦趋，撕毁了协议。西方国家出尔反尔，纳赛尔怒不可遏，他毅然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，将公司收入用于建设阿斯旺大坝。

埃及公然叫板昔日的宗主国，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。7月27日，英国首相艾登表示：必要时将以武力保卫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利益。28日，法国国民议会“要求对埃及采取强烈行动”，媒体也不断鼓噪：“运河国有化已经4天了，我们还不打进埃及！”

英法很快制定了要给埃及一点颜色的“火枪手”计划。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，英法决定拉以色列入伙。第一次中东战争后，埃及军队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蒂朗海峡，以色列早就对此耿耿于怀。这一次协同英法作战，以色列乐意打头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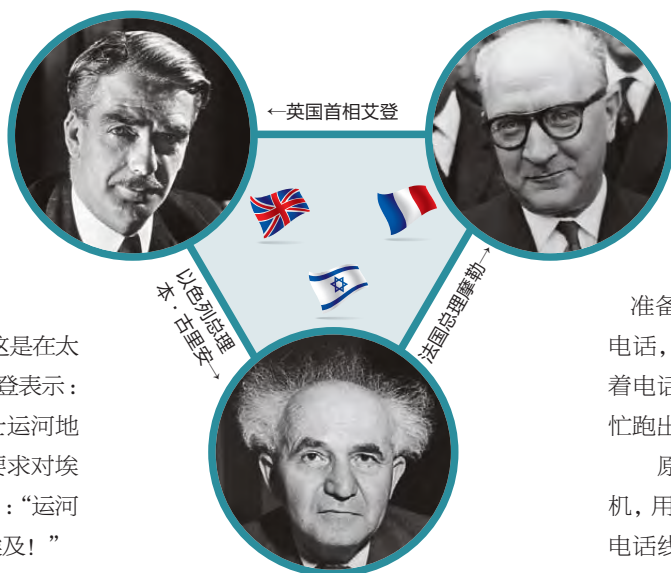
10月22日，经过多次讨价还价，法国总理摩勒、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及以色列总理本·古里安最终达成作战协议：10月29日，以色列率先向西奈半岛发起进攻，并于30日推进到运河区；接着，英法假意向埃及、以色列发出“最后通牒”，要求双方停火、退兵，埃及一定会拒绝，英法出兵就找到了借口；10月31日晨，英法联军对埃及发起“三国杀”。

以军用“野马”切割埃军通信电线

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以色列调集4.5万人，准备兵分4路向埃军攻击。埃及武装部队总人数虽有15万人，但重兵都部署在苏伊士运河和尼罗河三角洲，西奈半岛的部队只有3万人左右。

兵不厌诈，大战在即，以色列总理本·古里安放出烟幕弹，声称绝不会发动任何侵略战争，以迷惑埃军。202伞兵旅3000士兵向约旦河西岸调动，摆出一副准备进攻约旦的架势。该旅由28岁的阿里尔·沙龙上校指挥，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，

左页图 / 1956年7月26日，埃及总统纳赛尔（站最高者）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，点燃了第二次中东战争的导火索



沙龙先后任排长、 侦察连长。

10月29日清晨，沙龙突然率部掉头南进，迅速穿过内格夫沙漠，进逼埃及边境。下午4时许，该旅一个营的500名士兵，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、防御单薄的弱点，搭乘法国空军16架“达科他”式运输机，悄悄穿越埃及边界线，空降在苏伊士运河以东65公里的米特拉山口东侧。法国空军36架“幻影”式战斗机和36架“雷电”式战斗机也先后飞抵以色列，进行空中支援。第二次中东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。

为了出其不意，以军不仅对埃军各据点的无线通信实施干扰，4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还驾驶“野马”式战斗机，低空潜入埃军通信线路上空。“野马”战斗机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，仅欧洲战场，“野马”就击落德国军机近5000架，击毁地面军机4000多架，被誉为“歼击机之王”。早期“野马”坐舱视眼不好，机枪火力不强，只装有四挺12.7毫米机枪，还经常莫名其妙的卡弹，但“野马”机身小巧，好调头，爬升快，机头上是飞旋的螺旋桨，英国空军曾用它实施“零高度攻击”（在10米高度以下飞机高度表指示为零），精确打击德军地面部队和运输线。在诺曼底登陆、太平洋战场上，“野马”同样一“马”当先。新中国开国大典时，参加阅兵的17架飞机中，有9架也是“野马”。

以色列空军驾驶的“野马”没有像往常一样投掷炸弹，展开地面攻击。它们在天空中盘旋几圈后，一会儿俯冲地面，一会儿直上云霄。飞机低飞的时候，距地面

只有不可思议的3.7米，这无异于自杀式的特技表演。不一会儿，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以军战机行动怪异，埃军看得莫名其妙。一个军官连忙拿起电话，

准备向上级报告情况。可是，要了半天电话，话筒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通信兵拿着电话交换机翻来覆去也没查出原因，连忙跑出去检看电话线，这才大吃一惊。

原来，以军飞行员驾驶着“野马”战机，用螺旋桨和机翼将离地面近4米高的电话线悉数切断。据点里的埃军突然与后方指挥部失去联系，顿时一片慌乱。

3000名集结在埃以边境的202空降旅主力趁热打铁，分乘46辆卡车飞速向米特拉山口扑来。期间，虽遭遇几股埃军阻击，但沙龙顺利率部于30日晚间与伞兵营会师于米特拉山隘。此后两天，埃以双方还在西奈半岛东北部阿布奥格拉展开激战，互有攻防。该城东距埃及边境30公里，向西有公路直通运河区重镇伊斯梅利亚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。

因美国撤侨英法推迟进攻时间

以军发动进攻后一小时，埃军统帅部收到了前线的战报。纳赛尔下令前方将士全力抗击。第2步兵旅的两个营开过运河准备迎战。第4装甲师主力、第2侦察团、两个国民警卫旅先后推进，准备对米特拉山口的以军实施包围，新的调动还在紧锣密鼓进行中。

就在埃军集结重兵准备全力反击之际，英法与以色列唱起了“双簧”。30日下午6时，英法向埃以发出“最后通牒”：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并各自后撤；为“保证运河的通航安全和自由”，英法军队暂驻运河附近的塞得港、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；通牒期限为12小时，如果不接受，英法将出兵“维稳”。

本·古里安一接到英法“最后通牒”当即表示“接受”。纳赛尔自然不可能再让英法的国旗在自己的领土上飘荡。在内阁会议上，他慷慨陈词：“我们必须背水一战，决不接受这些无耻的条件……”

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各方都已磨刀霍霍。按照事先约定，10月31日清晨，英法联军将对埃及实施大规模轰炸。可等到中午，英法战机连个影子也没有出现在埃及上空。本·古里安坐不住了，要是被英法联军放了“鸽子”，以色列不但要独自承担挑起战争的罪责，与埃军单挑，更主要的是，万一约旦、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展开联合攻击，以色列将后院起火，重蹈第一次中东战争腹背受敌的覆辙。

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本·古里安不想无功而返，只得按兵不动，边打边观望。其实，早在30日，英法就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，包括130多艘军舰和100多艘货轮、登陆艇。该舰队当天从马耳他起航，横越地中海，向埃及塞得港逼进。由于英法害怕白天轰炸遇到埃及的高射炮火，另外，美国正在开罗机场撤退侨民，为避免误伤，防止事态扩大，英法最后决定将进攻时间推迟到31日的傍晚。

西奈半岛被占领，纳赛尔坚决抵抗

31日19时，英国200多架“堪培拉”、“毒刺”、“勇士”式战机连同40架法国“雷电”喷气式飞机，分别从航空母舰和邻近中东的军事基地起飞扑向埃及。埃及有15个机场被英法空军摧毁，开罗、塞得港、苏伊士等城市均遭受了地毯式轰炸。

行动中，英法联军采取夜间轰炸、昼间压制的战法，迫使埃及空军处于被动。英法空军通常先以1个中队投掷照明弹或发射彩色火箭指示目标，随后，两个轰炸机中队携带250-2000公斤炸弹进行中空投弹。最终，埃及空军200多架战机被毁。这些战机大多源自苏联，包括曾在朝鲜战场大显身手的米格-15喷气式战机以及伊尔-28轰炸机、伊尔-14运输机等。尽管遭受重创，埃及空军仍有约150架战机可以升空作战。但纳赛尔突然发布命令：禁止升空拦截，以便保存实力日后与以色列打持久战。

空袭之时，以军重新发起进攻。英法联军对运河地区埃军坦克、炮兵据点及重要交通线进行了轰炸，试图将埃军主力拦

截在西奈半岛，以便与以军一道将其围歼。纳赛尔这时才识破对手意图。他命令西奈守军迅速撤至运河区。驻守在乌姆希汉和乌姆卡夫特的埃军，利用夜色掩护向阿里什方向撤退。他们分为几个梯队，交替掩护，“滚动”阻敌，轮番后撤。11月2日，埃军主力完成撤离，但三四天内，埃军往返机动1000余公里，疲于奔命。

2日凌晨3时，当最后一批埃军撤离西奈半岛时，东西两线的以军以为埃军在诱敌深入，不敢冒进。直到黎明时分，以军第7装甲旅和第37装甲旅才敢向乌姆卡夫特发起对进突击。因通信不及时，这两支以军都把对方当成了埃军，随即发生火并。双方越战越勇，混乱中，8辆坦克毁于自己人之手，死伤不少。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前，以色列装甲兵部队已装备各种类型的“谢尔曼”坦克250辆，此外还有法国AFMX-13坦克100辆。

天色放亮后，以色列空军前来助战，却发现是自相残杀，连忙电告双方停火，这才终止了这场“窝里斗”。很快，以军趁埃军撤离，占领了西奈半岛大部。

大兵压境，埃及领导层中的投降派动摇了，他们要求纳赛尔向英国大使“自行投降”，“再为国家效劳一次”。对此，纳赛尔不屑一顾：“我宁愿在战斗中牺牲，也不会去投降。”他下令将40万支来复枪分发给民兵，政府还发给运河区工人一个月的工资，告诉他们准备打游击。纳赛尔经常冒着被轰炸的危险亲临前线视察，要么就坐镇开罗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。入睡之前，他总是叮嘱身边的人：“如果英法联军登陆，立即叫醒我。”

英法联军空投橡皮人迷惑埃军

几天的空袭摧毁了埃及主要的军事据点，英法联军随机展开地面行动，攻占塞得港首当其冲。塞得港是仅次于亚历山大港的埃及第二大港，它扼守苏伊士运河的北口，一面临海，三面被湖泊和沼泽包围，只有向南一条通道通往运河中部的开阔地带。能否成功登陆塞得港，关系到英法联

军整个作战行动的成败。在这座易攻难守的城市，埃军只有2个预备役步兵营驻守，英法海陆空三军却达8万之众。

11月5日拂晓，在塞得港埃军阵地的上空，大量英法联军的“伞兵”从天而降。埃军连忙组织反击，一举消灭了“来犯者”。当他们打扫战场准备收缴战利品时，猛然发现消灭的只是一些木头人和橡皮人。原来，这些橡皮人是联军为探明埃军火力点设计的圈套。英法联军立即出动大批轰炸机，对埃军火力点进行了准确的轰炸和俯射，埃军伤亡惨重。

上午8时，600名英军伞兵利用战斗间隙，顺利空投到加密尔机场周围，并迅速占领了机场，法军伞兵500人则在富阿德港降落并攻下了供水厂。下午，英法第二批伞兵着陆。两次世界大战中，以空降配合登陆已被当作一种重要战术。尤其是诺曼底登陆战役，空降兵力达3个师。

面对英法联军咄咄逼人的攻势，埃及当局在街道口广布扩音器，迅速告知敌人的空降地点，号召当地15万民众协助守军共同抗击侵略者。纳赛尔增调4个步兵营防守塞得港，还用火车运来一批枪支发放给民众。为了封锁运河，埃军自沉数艘满载水泥和废铁的船只，使英法军舰无法通过。

11月6日黎明，由马耳他起航的英法联合舰队终于抵达塞得港外。在轰击滩头阵地后，英法2.2万名海军陆战队员登陆。借助15架舰载直升机，英法联军首创了直升机垂直登陆的战法。当天，一支英国坦克部队打着埃及国旗开进塞得港，当地居民不明真相，以为自己人得胜归来，涌上大街夹道欢迎。突然，机枪向人群不断扫射，无数民众应声倒在血泊中。这更激起了埃及军民对英法联军的愤恨，连十来岁的孩子也加入到抗击侵略者的队伍中。

美苏发飙，英法以被迫停战

为了配合埃及作战，阿拉伯世界给予埃及诸多支持。后来成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阿拉法特，时年27岁，他在塞得港前线成了一名“拆弹专家”，负责清



除英法联军空投未爆的炸弹。阿拉伯国家还首次把“石油”当作武器抗击侵略：伊拉克、沙特阿拉伯、叙利亚都炸毁或临时关闭了输送到美、英、法等国的石油管线。美国大使急忙向纳赛尔保证，将尽快在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战争。

美国早就为英法以背着它策划入侵埃及大为恼火，它也不愿英法势力卷土重来，盘踞中东。英法发动空袭不久，在美国主导下，联合国通过997号决议，要求交战双方停火。英法最初不愿停火，美国不惜动用游弋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进行威胁。基于把英法势力排挤出中东的共同诉求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也写信警告英法以三国领导人：如果不停火，苏联将使用武力干涉，必要时将实施核攻击。

以色列因基本占领西奈半岛，达到了发动战争的目的，最先表示同意停火。11月6日下午1时，英国首相艾登打电话给法国总理摩勒：“我们必须停火。”摩勒恳求再给他几个小时，“我们已接近于成功，不要功亏一篑。”艾登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我已经被所有的人抛弃了，包括大主教都在反对我！英联邦面临分裂的危险，我不能做王室的掘墓人。”没有英国，法国孤掌难鸣。

当天下午5时，英法被迫宣布于午夜停火。此时，英法联军仍未能完全占领塞得港。11月22日，英法从埃及撤出全部军队。以色列在取得蒂朗海峡水面航行和空中飞行权后，于1957年3月才从西奈撤出全部军队，存有争议的亚喀巴沿岸地区由“联合国军”暂时管理。

第二次中东战争中，埃及军民共伤亡2万多人。英、法、以军伤亡1300多人。埃及尽管在战争中处于劣势，却成功收回了苏伊士运河，纳赛尔从此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偶像，被誉为“当代萨拉丁”。萨拉丁当年因抗击欧洲十字军东征而声名远扬。反之，英法联军劳师远征却没捞到一点好处，这一战成为压倒老牌殖民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中东从此成为美苏争霸的角斗场，并且，以色列与穆斯林的矛盾更加尖锐，中东就像一座活火山，战乱的“熔岩”受仇恨的“地火”焚烧，随时可能再次喷发。

／ 1956年11月21日，英法联军撤出埃及前夕，三名英国士兵展示他们从埃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。他们“胜利”的微笑，难以掩盖老牌殖民帝国溃败的命运

